



HAL
open science

纳西语的升调-共时分布、历史来源以及类型学意义

Likun He, Alexis Michaud

► To cite this version:

Likun He, Alexis Michaud. 纳西语的升调-共时分布、历史来源以及类型学意义. Yuyanxue Luncong 语言学论丛, In press. <halshs-03830665v1>

HAL Id: halshs-03830665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3830665v1>

Submitted on 26 Oct 2022 (v1), last revised 7 Dec 2022 (v2)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Distribut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CC BY-NC-SA 4.0 - Attribution - Non-commercial use - ShareAlike - International License

纳西语的升调——共时分布、历史来源以及类型学意义^①

和丽昆 米可 (Alexis Michaud)

提 要: 对词汇、合音变调和语法变调穷尽式地整理和分析表明纳西语的“升调”分字调和非字调两大类(5小类)。字调升调(1小类)多出现在古入声汉语借词中,而固有词中则极少分布,共时分布暗示字调升调是后来发展的。非字调类(4小类)由合音和语法变调产生。共时上部分合音升调出现词汇化为字调升调的趋势,据此可推测固有词中的字调升调可能来源于历史上相似的过程,而非直接来自汉语借词。合音调词汇化受语音和句法环境的制约。此外,象声词和儿语词也进一步丰富了字调升调。字调升调的出现看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描写和分析纳西语的升调有助于重新认识其声调系统以及演变,同时也为探索藏缅语声调类型学描写方法和理论提供了新证据。

关键词: 单音节点; 升调; 合音调; 语法变调; 词汇化; 纳西语

一 引言

纳西语西部方言丽江坝土语的词汇中有四个字调(syllabic lexical tone “单音节点”,本文简称“字调”,详见下文方法论介绍)^②,分别为高(1)、中(4)、低(1)和升(本文记为4,细见讨论4.2)。其中字调升调(4)出现在古为入声的汉语借词中,而固有词中出现率很低。字调升调的共时分布(表1)暗示此调是后来出现的,原先纳西语只有高(1)、中(4)和低(1)三个平调。由于纳西语中汉语入声借词几乎都为升调,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纳西语字调升调受汉语影响产生,如(和即仁 姜竹仪 1985:16),但前贤对此未展开具体论证。事实上,纳西语固有词中同样存在字调升调(表1),不能简单地认为字调升调直接来自汉语借词。

表1 纳西语固有词中的字调升调(部分)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注释
ŋa˥	我家(的)	集体代词	参考:ŋa˥ “我” ^③
na˥	你家(的)	集体代词	参考:nu˥ “你”
tʰa˥	他家(的)	集体代词	参考:tʰu˥ “他”
ne˥	和	连词	参考:ne˥ “和”
ze˥	哪里	副词	参考:ze˥ “哪”

^① 本文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平调分析的纳西语黄土地话声调系统研究》(QN2019047)的研究成果。感谢《语言学论丛》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章如有错漏,作者文责自负。

^② 术语“字调”实际上相当于汉语研究中所指的“单字调”,术语“单字调”与 tone in isolation 或 citation tone 对应。本文中的“字调”对应 syllabic lexical tone,是指只有一个语素的声调。

^③ 本文以丽江坝土语片丁纳西话(第一作者的母语)为标准,音系参考:(Michaud & He 2015)。片丁纳西话中“我”有[ŋa˥]和[ŋs˥]两种读音,二者之间语义无明显差别,两读可能是受到了其它方言的影响。

kæɿɲɿɿ	以前	名词	参考: kæɿɲɿɿ “以前”
buɿnaɿ	黑猪	名词	参考: buɿ “猪”
aɿ	水	名词(儿语)	*
tsiɿjaɿ	叽呀(小鸡受惊吓)	象声词	*
dʒəɿiɿ	叽叽(鸟叫声)	鸟名	*
faɿ	发	动词	入声借词
cyɿ	局	名词	入声借词
luɿ	六	数词	入声借词

另一方面,除字调升调外纳西语中还存在一类音节合音产生的4类合音升调,共时上合音调存在词汇化(本文的定义见:3.1)为字调升调的趋势,这为字调升调的来源讨论提供了线索。合音调早先被称为“省略变调”(和即仁 姜竹仪 1985:14-15),变调被统一描写为与字调升调相同的调位。对“省略变调”重新分析表明变调包含中高升调(ɿ)和低高升调(ɿ)两类升调,而不是单一的升调(Michaud 2006; Michaud & He 2007)。以纳西语片丁话为例:例1a和1b的意义相同,例2a和2b的意义相同,唯一差别在于量词k^huɿ“根(线)”和k^huɿ“根(树根)”有无变调,以及副词taɿ“仅仅”是否出现。量词变调与例a中副词taɿ分别与之前量词k^huɿ和k^huɿ合音有关。本质上,这类变调实际上是前音节声韵调与后音节声调的合音,变调可称为“合音调”。

- (1) a. duɿ k^huɿ taɿ ɿɿ seɿ.
 一 根(线) 仅仅 有 了
- b. duɿ k^huɿɿ ɿɿ seɿ. k^huɿ taɿ → k^huɿɿ
 一 根(线)-仅仅 有 了
 只有一根(线)了。
- (2) a. duɿ k^huɿ taɿ ɿɿ seɿ.
 一 根(树根) 仅仅 有 了
- b. duɿ k^huɿɿ ɿɿ seɿ. k^huɿ taɿ → k^huɿɿ
 一 根(树根)-仅仅 有 了
 只有一根(树根)了。

近期对纳西语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省略变调”产生12种变调类型,比以往研究更为复杂,其中共有四类升调(表2),分别为:低中升(ɿ)、中高升(ɿ)、低高升(ɿ)和高升调(ɿ)(和丽昆 刘岩 2021)。复杂的升调类型和系统为纳西语字调升调的来源和发展研究提供了一条线索,然而,以往研究未系统讨论不同合音升调与字调之间的关系,以及合音升调的进一步演变。

表2 纳西语合音调的类型(黑体为升调类,和丽昆 刘岩 2021)^①

^① 为了更为直观表中保留了长音,但只有前后两个音节声调相同合音音节的长音有位价值。

后音节声调 / 前音节声调	高平 (1)	中平 (1)	低平 (1)
高平(1)	V:1 (1 + 1)	V:1 (1 + 1)	V:1 (1 + 1)
中平(1)	V:1 (1 + 1)	V:1 (1 + 1)	V:1 (1 + 1)
低平(1)	V:1 (1 + 1)	V:1 (1 + 1)	V:1 (1 + 1)
升(1)	V:1 (1 + 1)	V:1 (1 + 1)	V:1 (1 + 1)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和即仁 姜竹仪 1985; Michaud & He 2007; Michaud 2006）进一步讨论纳西语升调的共时地位、历史来源以及类型学意义。核心观点是：除合音变调产生的升调外，象声词和汉语入声借词的出现使纳西语完成了从三声调系统到四声调系统的演变。总之，纳西语字调升调的出现看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自然语料来看，四类合音升调（表 2）并非总是以合音的形式出现，一些合音升调出现词汇化为字调升调的现象，如表 3 中低高升调（1）和中高升调（1）两个合音调变为了字调升调。共时上合音调词汇化为字调升调的意义在于为研究历史上固有词中字调升调的来源提供了线索，共时上可以推测有些字调升调可能同样来自类似的词汇化过程。

表 3 合音变调词汇化的例子

双音节	合音形式	词汇化形式	意义	变调词汇化的路径
t ^h e1 ta1	t ^h e1	t ^h e1	还	L + H → LH → R
le1 u1	le1	le1	回	M + H → MH → R

当然，这并不是断定所有纳西语的字调升调都来源于合音变调词汇化，纳西语字调升调的来源具有多样性。除合音调词汇化外，纳西语固有词中的字调升调来源于象声词和儿语词。如：拟声词 kwæ1ja1 “鸡叫声（惊吓）”和儿语词 a1 “水”等。还有极个别非入声汉语借词的声调为升调，如 tɕ^hi1mi1 “清明节”。这三类词汇中的字调升调应是字调升调发展成熟后出现的，而与合音调词汇化无关。

纳西语合音变调系统中共有 12 种变调类型（表 2），但为什么现实中只有部分中高升调和低高升调词汇化为字调升调呢？研究后发现纳西语合音调词汇化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1）合音调词汇化只出现在共现率高、能产性低的句法结构中。如：“虚词+虚词（被弱化音节）”结构（表 2），而“实词 + 虚词”结构则不出现明显词汇化；（2）与字调升调调型相似的合音调更容易词汇化为字调升调。如变调低中升调（LM）并未词汇化为字调升调（R）；（3）另外，只有极少有合音降调词汇化为字调降调。如 zy1zy1 “小孩” → zy1。最后，在系统研究纳西语声调的基础上尝试讨论纳西语声调分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低降调”的调值是 31 还是 11？以及声调类型学上将纳西语声调系统划归到两大声调类型（Pike 1948; Ratliff 1992; Evans 2008; Hyman 2010; 2016; Michaud 2017）中存在的问题。

共时上对纳西语升调细致深入的描写和分析将进一步丰富汉藏语声调描写和研究领域，如：纳西语（摩梭话，Michaud 2017）、彝语（Yang 2017）、拉坞戎语（Lai 2017）、普米语（Matisoff 1997; Ding 2001; Jacques 2011; Daudey 2014）、藏语（Sun 2003）、羌语（Evans 2008）、嘉戎语（林幼菁、胡琛莹 2016）、史兴语（Chirkova & Michaud 2009）、Hakha Lai（Hyman

& VanBik 2002, 2004)、Kuki-Thaadow (Hyman 2010) 等。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来升调类的演变对声调语言接触过程中声调借入路径、纳西语声调系统演变及声调类型学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为语法化和词汇化过程中声调的演变提供了典型。纳西语升调的研究也有助于探索藏缅语声调描写的方法和理论。

本文纳西语声调使用赵元任先生早期使用的调号标调, 不使用五度调值。文中使用的纳西语声调描写方法与纳西语传统声调描写方法(如《简志》, 和即仁 姜竹仪 1985)有别, 声调符号的差异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声调描写方法。西部方言丽江坝土语四个声调对应的字母标调、调值描写和调号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纳西语四个字调对应的字母标调、调值描写和调号

声调描写	高调	中调	低调	升调
字母标调	H	M	L	R
近似调值例词	t ^h a ⁵⁵	t ^h a ³³	t ^h a ¹¹	t ^h a ²⁴
调号标调例词	t ^h a ¹	t ^h a ¹	t ^h a ¹	t ^h a ¹
汉语	可以	拓	坛子	他家(的)

选择调号而不使用通行的右上标数字调值, 这是因为早先使用调值描写纳西语声调的方法混淆了调值(语音)和调位(音系)。例如《纳西语简志》中把单音节上的四个声调对立分析为: 55、33、31、13(和即仁、姜竹仪 1985), 但实际上 31 调是实际调值, 而音系调值是单纯的低调(L), 详细可参考 Michaud (2013)。五度制不适合来记录单纯的音系平调。如孙天心(Sun 2018)指出佹语的三种声调(高、中、低, 类似于纳西语的情况)采用具体五度调值实际上是一种误导^①。在其它语言中五度制也被认为不具有普适性, 如朱晓农(2012)。因此, 纳西语近似五度制调值在上表中重新分析为 55, 33, 11, 24。但为了体现方法论上的差异优先使用调号“1”而不是调值“55”, 因为 55 强调此调位由起点(5)和终点(5)作为完整的调位。除了区别音值和音位作用外, 两位作者长时间以来使用声调符号来描写纳西语的声调, 形成了研究惯例, 语料库中的声调符号也难以用五度制数字来重新替换, 所以在文中仍然坚持使用了竖线符号来标写纳西语的声调。

纳西语声调系统更适合使用平调为基本音系单位的分析方法, 平调分析的基本观点是升调和降调由高、中、低不同的基本平调派生(Clements, Michaud et al 2011; Michaud 2017; Hyman 2011a) 同一个调位不分起点和终点。表 1 中纳西语的声调分析是基于平调分析的结果。相比以往的调值描写, 平调分析可以更好的描写和解释纳西语方言复杂的变调。如例 3 摩梭话(Michaud 2017: 358-359)中, 复合词 bo^hv¹“猪脑”单念未入句时第二音节为中高升调(1), 系词 ni¹“是”为低平调(L)。两个词入句共现时复合词 bo^hv¹的第二音节变为中平调: ^hv¹, 系词 ni¹变为高平调: ni¹。变调无法从声调环境推测出变调的规律, 不属于连续变调。对这类变调可以这样解释: 入句后复合词第二音节的中高升调(MH)展开, 中平调(M)则继续留在复合词第二音节上, 而高平调(H)则移到系词音节上并置换了系词原有的低平调(L)。这说明音系上复合词中的中高升调(MH)是由 M 和 H 两个平调构成的。

^① 原文: “It is therefore misleading to assign steady tone letters (...) or tone numerals.”

- (3) a. boɬvɿ ɲiɿ 表层形式
 b. boɬvɿ ɲiɿ 底层形式
 猪脑 是
 是猪脑。

其它使用平调分析藏缅语的详细例子可以参考：水田话（米可 2009）、拉塔地话（Dobbs & La 2016）、永宁摩梭话（Michaud 2017）。其它语言中也存在类似的分析 and 结论，如普米语（Matisoff 1997; Jacques 2011）、嘉戎语（林幼菁 胡琛莹 2016）、藏语（Sun 2003）、羌语（Evans 2008）、史兴语（Chirkova & Michaud 2009）、Hakha Lai（Hyman & Vanbik 2002, 2004）、Kuki-Thaadow（Hyman 2010）等等。

二 字调升调在词汇中的分布

纳西语的字调升调可分为固有词的升调和汉语借词的升调两大类。固有词的字调升调主要出现在集体代词、连词、副词、语气词、助词、儿语词、象声词等封闭类词汇中（见表 1），动词、形容词和名词中极少。汉语古为入声借词在纳西语中几乎都为升调，字调升调可较为自由地出现在动词、形容词、名词等汉语借词中。

1.1 固有词

纳西语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集体代词皆为升调，分别为 ɲaɿ、naɿ、tʰaɿ。三个升调代词音节结构的特点是韵母皆为单元音/a/。固有词中都有与之对应的平调词代词。与第一人称集体代词相关的代词为第一人称代词（主格）ɲaɿ和第一人称代词（施格/领属格）ɲɿɿ，代词 ɲaɿ有时也在语流中弱化为 ɲɿɿ。与第二人称集体代词相关的代词为第二人称代词（主格/宾格）nuɿ和第二人称代词 nuɿ（主格/施格），当第二人称后有受事标记 toɿ、kɿɿ或施事标记 nuɿ时为平调 nuɿ，没有格标记时为 nuɿ。第一人称 ɲaɿ还有一个弱化形式 ɲɿɿ。

表 5 纳西语固有词中的字调升调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词类
ɲaɿ	我家（的）	集体代词	ɲaɿ, ɲɿɿ	我	第一人称代词
naɿ	你家（的）	集体代词	nuɿ, nuɿ	你	第二人称代词
tʰaɿ	他家（的）	集体代词	tʰuɿ	他	第三人称代词

带字调升调的名词以双音节为主，升调可出现在词首或词尾（表 6）。多音节名词中带字调升调的音节只有变为相应的平调时才有意义。名词 kæɿɲɿɿ“以前”中 ɲɿɿ无意义，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为 ɲɿɿ“……的时候”，如 ciɿ ɲɿɿ“小时候”（ciɿ“小的”）。buɿpʰɿɿ“白猪”和 buɿnaɿ“黑猪”中 buɿ对应的词为 buɿ“猪”，但“白猪”不说 buɿpʰɿɿ，“黑猪”不说 buɿnaɿ。其它带字调升调的名词，如 beɿpʰɿɿ“荨麻”、beɿdiɿ“虫子”、dzeɿmeɿɿɿ“邻居”等中未发现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

表 6 带字调升调的名词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	----	----	-------	----

kæŋɣɿ	以前	名词	ɲɿ	以前
buɿnaɿ	黑猪	名词	buɿ	猪
buɿp ^h ɿ	白猪	名词	buɿ	猪
beɿp ^h ɿ	荨麻	名词	*	*
beɿdiɿ	虫子	名词	*	*
dzeɿmeɿɿ	邻居	名词	*	*
muɿt ^h æɿ	下面	名词	muɿ	下

目前搜集到的三个带字调升调副词都有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表7)。此处声调的分析时音系分析, -lɣɿ中的“-l”表示音系上音节 gɿ前有一个悬浮的时长和中平调, 如 ηaɿ gɿɿjaɿkoɿɲɿɿ “只有我在家”中低平调 ηaɿ “我”在-lɣɿ之前变为低中升调。详细描写和分析参见: 和丽昆、刘岩 (2021)。

表7 纳西语固有词中的字调升调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zeɿ	哪里	疑问副词	zeɿ	哪里
-lɣɿ	仅仅	副词	gɿ	的
neɿɲiɿ	似乎	副词	neɿɲiɿniɿ	好像

与升调疑问副词 zeɿ对应的平调词尾 zeɿ(表8), 中平调 zeɿ表示“多少”, 升调 zeɿ表示“哪, 哪个, 什么”。中平调疑问词 zeɿ保留原有的声调, 与不同声调量词组合时声调不出现变化。升调疑问副词 zeɿ与其量词共现时一般用第三人称代词 tɕ^huɿ “他, 它, 这等”连接。

表8 疑问副词的声调

中平调疑问副词	汉语	字调升调疑问副词	汉语
zeɿ gɿ	多少	**	⇒ **
zeɿ haɿ	多少晚	zeɿ tɕ ^h uɿ haɿ	哪个晚上 ⇒ zeɿ haɿ
zeɿ k ^h aɿ	多长时间	zeɿ tɕ ^h uɿ k ^h aɿ	什么时候 ⇒ zeɿ k ^h aɿ
zeɿ daɿ	大概多少	**	**
zeɿ bɿ	几个地方	zeɿ tɕ ^h uɿ bɿ	什么地方 ⇒ zeɿ bɿ
zeɿ ɲiɿ	多少天	zeɿ tɕ ^h uɿ ɲiɿ	哪一天 ⇒ zeɿ ɲiɿ
**		zeɿ kɿ	什么地方 ⇒ zeɿ kɿ
**		zeɿ kɿ	哪里

带字调升调的连词有两个(表9)。连词 neɿ后可接领属格 gɿ构成双音节形式 neɿgɿ “和”, 两种形式的语义和句法功能没有明显差别, 两者可互换。升调连词 neɿ与低平调的 neɿ对应, 语体上 neɿ比 neɿ更为口语化(例4)。在《简志》(和即仁 姜竹仪 1985: 79)中同样记录了连词“和”两种形式, 称为“联合连词”。

- (4) zoɿ neɿ miɿ mɿkwaɿ t^heɿtuɿ soɿ tɕəɿ ndəɿ.
男 和 女 不管 书 学 使 应该
不管男女都应该去上学。

连词 buɿbuɿ “若是, 假如”第二音节带字调升调, 但未发现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

- (5) ηaɿ nuɿ waɿ buɿbuɿ mɿ buɿ seɿ.
我 你 是 若 不 去 了
我若是你就不去了。

表9 带字调升调的连词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neʌ ~ neʌgɾʌ	和	连词	neʌ	和
bwɛlbwɛʌ	若是, 假如	连词	*	*

助词 leʌ可翻译为“回(?)”, 例如: leʌbwɛʌ“(将要)回去”、leʌhɾʌ“(已经)回去”、leʌtsʰiʌ“回来”。与 leʌ对应的平调形式为助词 leʌuʌ“回”, 初步判断 leʌuʌ由“leʌ(动词前缀)+uʌ(动词)”结构演变而来。因为现代纳西语中 leʌ是常见的动词前缀, 具体语义根据动词不同有差别。例如: leʌljɾʌ“来了”(正在来, 看见来了), leʌŋjiʌ“往回走”, leʌmiʌ“(重新, 又)听见(了)”。目前还难以判断动词 uʌ的语义。推测助词 kʰuʌɽduʌ对应的平调词为 kʰuʌɽduʌ。

表10 带字调升调的助词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词类
leʌ	往回(?) ^①	助词	leʌuʌ	往回(?)	助词
kʰuʌɽduʌ	推测	助词	kʰuʌɽduʌ	推测	助词
ŋɾʌtɿʌ	推测	助词	ŋɾʌtɿʌ	推测	助词

肯定回答使用的 wɾʌ“是(敬语)”也为字调升调, 由系动词 waʌ“是”弱化而来。

部分句末语气词也带有字调升调, 除语气 maʌ外都有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 但语义有差异(表11)。

表11 带字调升调的语气词

纳西语	汉语	词类	平调对应词	汉语
leʌ	建议、反问	语气词	leʌ	疑问 语气词
baʌ	推测	语气词	baʌ	推测 语气词
maʌ	建议、劝告	语气词	*	*

字调升调在纳西语象声词和儿语词中占较高比例, 象声词和儿语词许多属于鸟叫、狗叫、猫叫等儿语中(表12和表13)。下表中“蝌蚪”也可说为 əlpakvɿtɿllɿʌ, 带 a 前缀, “小猪”也可说为 bəʌlbəʌ, 末尾音节同样带升调。“猫”正式的叫法是 hwalleʌ。

表12 常见的儿语词

纳西语	汉语	调型	纳西语	汉语	调型
kaʌkaʌ	肉	平调	paʌkvɿtɿllɿʌ	蝌蚪	升调
maʌmaʌ	饭	平调	tiʌtiʌ	弟弟	升调
ɿʌɿʌ	面条	平调	meʌmeʌ	妹妹	升调
mbəʌtmbəʌ	糖	平调	baʌbaʌ	爸爸	升调
koʌkoʌ	鸡蛋, 水果	平调	jeʌjeʌ	爷爷	升调
ciʌciʌ	小姑姑	平调	aʌ 或 aʌaʌ	水	升调
puʌtuʌ	扑通(跌倒声)	平调	pəʌ	打	升调
nəʌtənəʌ	奶奶	平调	əʌleʌŋguʌ	病	升调
pəʌlpəʌ	屎; 脏东西		teʌ	辣的, 疼的	升调

^① 不确定 leʌ的语义。

	teiʔpiɿ	辣	升调
	teiʔɲjiɿ	烫	升调
	puɿpuɿ	肚子(儿语)	升调
	teiʔteiʔ	小鸡	升调
	bəɿɿbəʔzoɿ	小猪	升调
	næɿnæʔzoɿ	小猪	升调
	əɿpuɿ	乳房(儿语)	

表 13 带升调的象声词

纳西语	汉语	纳西语	汉语
əɿleɿleɿ	不满、责备声	tsiʔjaɿ	叽叽(小鸡受惊吓)
əɿmɿɿmɿɿ	喊话或警告	ziʔliʔliʔ	鸟名(鸟叫声)
əɿɿhuʔhuʔ	喊话或警告	kuʔkuʔ	呱呱(哭声)
əɿɿhuʔhuʔ teɿ	喊话或警告	tʂəʔtʂəʔ	吱吱(猪)
eɿmbaɿ	哞(牛)	tsiʔliʔtʂəʔɿleɿ	叽叽喳喳(鸟)
dzəʔɿiʔ	鸟名(鸟叫声)	mbe ɿ或 mbeɿleɿleɿ	咩咩(羊)
əɿɿmiʔ	猫(即:猫咪)	kɿʔɲɿɿ	狗惨叫声
mjaɿ	猫叫声	puɿ	噗(屁声)
koɿkoɿ	鸣(公鸡叫)	pəʔ	噗(屁声)
kwæʔjaɿ	鸡叫(受惊吓)	tiʔtiʔtsɿɿkɿʔɿɿ	鸟名(鸟叫声)
wæʔjaɿ	呻吟(人)	pjɿʔpjɿʔ	吠声(小狗)
ziʔ	切割声(儿语)		

从跨语言视角来看,象声词在音系和形态上明显有别于其它词类^①。类似地,纳西语象声词中字调升调可以出现在鼻冠浊音和纯浊声母,而其它词类中则极少出现。例如 **mbeɿleɿleɿ** “羊(儿语)”、**ziʔliʔliʔ** “鸟名”、**dzəʔɿiʔ** “鸟名”。象声词和儿语词的出现使纳西语的声调系统出现了更整齐的对立,如 **aɿ** “发呆”、**aɿ** “骨头”、**aɿ** “吃(牛吃草)”、**aɿ** “水(儿语)”;**kuɿ** “丢”、**kuɿ** “工(汉借)”、**kuɿ** “给”、**kuɿ** “呱呱(象声词)”。

除了以上词类外,在其它词和短语中也存在字调升调,但难找到与之对应的平调形式(表 14)。

表 14 其它短语和词中的字调升调

纳西语	汉语	类别	平调对应词	汉语
bɿʔluɿ	再见!	习语	buɿ	去(将要)
guʔɿɿɿ	求你了!	习语	*	*
ɲɿʔɿbeɿseɿ	谢谢!	习语	ɲɿʔɿbeɿ	谢谢
əɿɿsuɿ	确定吗?	习语	ʂuɿ(?)	是(汉借)
tʂʰuʔdaɿtʂʰuʔ	祭献用语	祭献用语	tʂʰuɿ ^② daɿtʂʰuɿ	?
pʰeɿ hoɿhoɿ	呸		*	*
wɿʔ leɿɿɿɿ	掉头(犁地时对牛说)		*	*

^① 原文: “Whether in Africa or Southeast Asia, we can safely say that ideophones are words which share special phonological, morpho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that differ from other words, whether the analyst treats them as a separate word class or as subclasses under other classes or both.” (Watson 2001; 另见: Dingemans 2018)

^② tʂʰuɿ可能是灶神的名字。

wɣl ts ^h l ^h ɰl	(过火把节时说)	*	*
e ^h he ^h e ^h	唉嘿嘿	*	*
e ^h	唉(怎么回事儿?)	*	*

儿语、象声词以及一些带字调升调的词在各个方言中并不通用，可推测象声词、儿语词等中的字调升调是字调升调发展成熟后出现的。象声词和儿语词中的升调也很难用音节合音解释，因为这类词多数是模仿声音，如 tei^htei^h“小鸡”是模仿小鸡叫的声音“叽叽”。按照 (Watson 2001: 394-395) 的分类，属于声音类 (sounds)。音节结构上，象声词和儿语多为重叠式 CVCV 结构，这种重叠式在亚洲和非洲语言中具有普遍性(WATSON, 2001)，如汉语中 CVCV 结构的拟声词占优势(李镜儿 2006:79)，即使在形态较为丰富的藏缅语中象声词也如此，如茶堡嘉戎语(Jacques 2013:4)。

象声词和儿语词中多字调升调可能与语音象征理论中“高频声调表示体型小”有关。高调常用来表示弱小、屈服、讨好。如广州话中使用高升调和高平调作为小称形式，广东信宜粤语使用高升调作为小称(朱晓农 2004)。Bodomo (2006:205-206)也提到低调与“重”、“长”、“胖相关”，而高调与“轻”、“短”、“薄”相关^①。纳西语中，儿语词有的来源于象声词，例如 əlle^h“病”，来自 əlle^h“痛苦的声音，呻吟声”，有的来源于固有词中的变调，例如 əlpɔ^h“乳房”→ əlpɔ^h“乳房(儿语)”。像 pu^h“屁声”、pə^h“屁声”。这些词主要对小孩子用，成年人使用平调象声词，如 pu^l“屁声”、pə^l“屁声”。

1.2 借词

借词中字调升调主要出现在古为入声的汉语借词中(表 15)。汉语借词声调与纳西语声调的对应规律为：汉语阴平(55)、阳平(33)、上声(214)、去声分别纳西语高平、中平、低平和升调对应(表 15)。其它学者对西部方言(大研镇话)汉语借词声调的描写可参考(和即仁 姜竹仪 1985; 杨焕典 2004)。

表 15 汉语借词声调与纳西语声调的对应规律

纳西语声调	汉语声调	纳西语例词
H (55)	51	kwa ^h “挂”(51)
M (33)	214, (55, 35)	la ^h “老”(214)
L (11)	35, (214, 51, 55)	me ^h “梅”(35)
R (24)	入声 (55, 35, 214, 51)	pa ^h “八”(55)

在现代代汉语中，入声借词声调与纳西语升调之间对应已经不那么严格，单音节时总保持升调，但在多音节词中发生变调。如：li^hca^h“李家”，wə^hca^h“王家”，lo^hca^h“罗家”中为升调，kwɣ^hca^h“国家”一词中为中平。又如：tɕ^ha^hɰ^hɰ^h“插头”中“插”的声调为升调，而 tɕ^ha^hɰ^hso^hl “插座”中的“插”为低平调(11)。数词“一”，在 i^hɰ^hæ^h “一千”、i^hwə^h “一万”、i^hti^h “一定”中为高平调或者低平调，在 i^htɕ^hwɰ^hbe^h “一直地”中为升调。还有些入声借词单字调和词组中的声调都不与纳西语的升调对应。如 ci^hlsjæ^h “迹象”中，“迹”为入声字但不与字调升调相对应，pa^h“八”在单念时为升调，在 pa^hko^h “八个”，pa^hwə^h “八位”、pa^hts^hɰ^hl “八次”等中变为低平调。

^① “The low-toned ones refer to heavier, longer, or fatter entities, while the high-toned ones refer to lighter, shorter and thinner entities.”

由于纳西语固有词中字调升调较少,可通过入声调与字调升调的对应规律判断是否为借词,特别是对于一些看似为固有词的词。如: ts^ho^lkh^ots^l “闲聊,吹牛”属于西南官话借词^①。词根 ho^l “正确,合适”在纳西语中很常用,包括其它的派生词如: m^xtho^l “错误”, ho^htho^l “和睦的,合适的”, ho^llo^l “健谈的,友好的”,但在新近借入的词中有升调和低平调两种都存在,如 ho^lky^l “合格”, ho^lʃsu^l “合适”。p^hɣ^lth^o “不世故的,随性的”。p^ɣɣ^lg^ɣ “别的,其它的”。ʃu^lʃu^l “叔叔”、u^lni^l “忤逆”、ne^lts^l “茶子”、ta^lth^{je} “搭铁”、m^xtho^l “墨盒”、k^ho^lsi^l “可惜”。t^ɕe^lts^l “结束”, pi^l “笔”。kw^xɣ^lɣ^l “过于”、le^lɸy^l ʃsu^l “胡萝卜”、po^lɣ^l “钵盂”、po^lts^lsu^l “拨指,贬义,瞎指挥”, po^l “拨”,如 ci^lɣ^lpo^l “拨款”(ci^lɣ^l “钱”)、k^ho^lsi^l “可惜”、kw^xɣ^l lo^l m^xɣ^l p^ɣɣ^l “毫无根据的(直译:不在国里)”(kw^xɣ^l “国”、lo^l “里”、m^xɣ^l “不”、p^ɣɣ^l “存在”)、th^æko^lɣ^l “太过于”、ts^lɣ^l “触,轴,足(够)”。th^{je}kw^xɣ^l le^lkw^xɣ^l “故事”(th^{je} “天”、le^l “语义不详”、kw^xɣ^l “国”)、lo^lp^ho^llo^lle^l “干脆利索的”、t^ɕæ^lt^ɕæ^l t^ɕɣ^l “点点毒毒(游戏名,t^ɕæ^l “点”、t^ɕɣ^l “毒”)”。

表 16 常用汉语入声借词(部分)

纳西语	对应汉字	例词
ho ^l	盒, 合	ho ^l ts ^l “盒子”
la ^l	蜡, 辣	la ^l ts ^l “辣子”、la ^l ts ^l “蜡烛”
th ^o l	塔, 踏	kæ ^l th ^o l “钢塔”、co ^l th ^o l “脚踏”
p ^h ɣ ^l	拍	t ^ɕ æ ^l li ^l p ^h ɣ ^l “拍电影”
p ^ɣ ɣ ^l	白, 百, 北	p ^ɣ ɣ ^l p ^ɣ ɣ ^l “白白”、p ^ɣ ɣ ^l k ^h wæ ^l “百块(百元)”、p ^ɣ ɣ ^l fæ ^l “北方”
m ^x ɣ ^l	墨	m ^x ɣ ^l t ^ɕ ɣ ^l “墨斗”
k ^h ɣ ^l	客, 克, 刻, 壳	k ^h ɣ ^l ts ^l ɣ ^l “客车”、k ^h ɣ ^l f ^ɣ ɣ ^l “克服”、t ^ɕ æ ^l k ^h ɣ ^l “雕刻”, k ^h o ^l ts ^l “壳子”
t ^ɕ ɣ ^l	毒	t ^ɕ ɣ ^l p ^h i ^l “毒品”
fa ^l	发, 罚, 法	fa ^l ɣ ^l “法律”, fa ^l ɣ ^l k ^h wæ ^l “罚款”、fa ^l kw ^x ɣ ^l “法国”
kw ^x ɣ ^l	国	ts ^l u ^l kw ^x ɣ ^l “中国”
k ^ɣ ɣ ^l	格, 隔	k ^ɣ ɣ ^l ts ^l “格子”、k ^ɣ ɣ ^l li ^l “隔离”
i ^l	一	lu ^l i ^l “六一(儿童节)”
ts ^h i ^l	七, 漆	sæ ^l ts ^h i ^l “三七”、ts ^h i ^l “漆”
lu ^l	六, 录	lu ^l ʃsu ^l “六十”、lu ^l i ^l ci ^l “录音机”
pa ^l	八, 拔	pa ^l ko ^l “八角”、t ^ɕ æ ^l hwa ^l po ^l “拨电话”
ʃsu ^l	十, 室	ʃsu ^l ɣ ^l wæ ^l “十月”、ca ^l ʃsu ^l “教室”
co ^l	角(钱)	i ^l co ^l “一角”
ko ^l	角(角度)	ko ^l ts ^l “边角”

除入声借词外,极少数非入声借词为升调。如 æ^lp^ho^l “外婆”、ts^hi^lmi^l “清明(节)”、i^llmjæ^l “一面,先”。i^llmjæ^l还有其它变体: [i^llmjæ^l]、[j^ɣlmjæ^l]、[j^ɣlme^l]。这个词在《简志》中记为 zə^lmiə^l “一面”(和即仁、姜竹仪 1985:78)。

^① 像 h^xɣ^l “厉害”、p^hɸ^lci^l “普气”、z^ɣu^lci^l “生气”等在音节结构上与固有词的音节相似,很常用,但属于西南官话借词。

三 合音变调与语法变调中的升调：两个平调构成的升调

2.1. 音节合音调产生的升调

纳西语中，除词汇中的字调升调外还存在一类音节合音产生的升调类（见表 2）。音节在词、短语或句子中完全丢失音段（元辅音）后音长和声调得以保留并与前音节合音使前音节出现变调。这类合音变调属于“前音节声韵调+后音节声调和音长”的音节合音类型。如在例 6 中，例 a 和 b 的意义完全相同，都表示“**只**有一条狗了”。两个例句的差别在于例 4a 中量词 me1 “条”变调为 me1 “条-仅仅”，而例 b 中量词 me1 不变调，且其后有一个副词 ta1 “仅仅”。若 b 中量词 me1 不变，且副词在句法上被省略则变为例 c，句子变为“**有**一条狗了”。

- (6) a. k^hu1 du1 me1 jɣ1 se1.
狗 一 条-仅仅 有 了
- b. k^hu1 du1 me1 ta1 jɣ1 se1.
狗 一 条 仅仅 有 了
只有一条狗了。
- c. k^hu1 du1 ta1 jɣ1 se1.
狗 一 仅仅 有 了
有一条狗了。

之所以量词 me1 的变调分析为中高升调 me 1 是因为随着量词声调不同，高平调音节弱化后量词的变调也不同。如例 7 和例 8 中，高平调副词 ta1 “仅仅”弱化后中平调量词 p^hɕ1 “副（扑克）”变为中高升调 p^hɕ1 “副（扑克）-仅仅”，低平调量词 p^hɕ1 “块（地）”变为低高升调 p^hɕ1 “块（地）-仅仅”。

- (7) a. du1 p^hɕ1 jɣ1 se1.
b. du1 p^hɕ1 ta1 jɣ1 se1.
一 副（扑克） 仅仅 有 了
只有一个（树）根了。
- (8) a. du1 p^hɕ1 jɣ1 se1.
b. du1 p^hɕ1 ta1 jɣ1 se1.
一 块（地） 仅仅 有 了
只有一根（线）了。

除高平调音节外产生两类升调外，中平调音节弱化产生低中升调。如例 9 中领属格 gɣ1 “的”弱化时形容词 bu1 “多”变为低中升调 bu1 “多-的”：

- (9) a. bə1 tɕ^hu1 bə1 bu1 ni1 ha1 mɣ1 jɣ1 se1.
b. bə1 tɕ^hu1 bə1 bu1 gɣ1 ni1 ha1 mɣ1 jɣ1 se1.
客 这 客 多 的 二 天 不 有 了
(离)婚宴没几天了。

除中高升调、低高升调和低中升调外还存在高升调。例如 10 中副词 ta1 “仅仅” 弱化后升调量词 ho4 “盒” 变为高升调 ho1 “盒-仅仅”。高升调易与中高升调混淆，但仍然有差异。

- (10) a. tsɿtæ1 du1 ho1 jɿ1 se1.
 b. tsɿtæ1 du1 ho1 ta1 jɿ1 se1.
 子弹 一 盒 仅仅 有 了
 只有一盒子子弹了。

不同声调的词在不同词、短语和句子中弱化的详细例子和讨论参见：和丽昆、刘岩(2021)。

2.2. 形容词重叠式中的升调

纳西语中形容词重叠时出现升调，这类升调与合音变调类似，音系上可以分解为两个平调，形容词重叠式表程度加深 (Michaud & Vaissière 2007; 和即仁 姜竹仪 1985:55-56; 杨焕典 1984:198; 和志武 1987:68-69)，程度级别属于最高级 (表 17)。表程度加深时重叠式首音节变为长音，但音长仅在高平调音节上对立。变调规律为：高调音节不变调，中调变为中高升调，低调变为低高升调，升调变为高升调。如果形容词重叠式中基式不变调则没有意义。

表 17 形容词重叠式的变调

纳西语形容词	汉语	比较级	汉语	最高级	汉语	非法形式
la1	厚的	jæ1 la1	很厚的	la:1 la1 gɿ1	极厚的	*la1 la1 gɿ1
la1	老的	jæ1 la1	很老的	la1 la1 gɿ1	极老的	*la1 la1 gɿ1
la1	撑开的	jæ1 la1	撑开的	la1 la1 gɿ1	极弯的	*la1 la1 gɿ1
la1	辣的	jæ1 la1	辣的	la1 la1 gɿ1	极辣的	*la1 la1 gɿ1

与目前的分析不同，前人对于形容词重叠式的变调有不同的描写，如形容词变调有 24 和 35 两类，同时也指变调伴随着长音：“在纳西语中，音长本来是不区别意义的，可是它在形容词的重叠式中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点不能忽视” (杨焕典 1984:223)。《简志》中形容词变调统一记为“低升调”(13)。但变调要明确分两种现象，一个是声调，一个是语调 (Michaud & Vaissière 2015)。形容词重叠式的变调属于声调和语调结合引起的变调，合音变调中导致变调的是两个声调叠加后的变调。

四 从音节合音调的词汇化看升调的历史来源

3.1. 共时上的合音调词汇化

术语“词汇化”具有不同的定义 (详细论述见：布林顿、特劳戈特 2016)，这些定义的分歧对本文的变调分析没有直接关系，为讨论方便本文的“词汇化”特指两个语素溶合为一个语素的过程，即有两个升调 (合音调) 变为一个固定调位的过程。词汇化的合音调以升调类为主，降调类较少见。如助词 le1u1 中尾音节 u1 弱化后 le1 并未变 le1 而是变为与字调升调相同的调 le1。

词汇中则不出现类似的词汇化,如 t^he-tu¹合音为 t^he:ɿ “书”,但无法进一步变为 t^he:ɿ,如“写字”只能是 t^he:ɿ pə¹或 t^he-tu¹ pə¹。

(16) gɿ¹ tu¹ bi¹ze¹ le¹ cɿ¹ le¹ny¹ ndzɿ¹.

上 起 之后 茶 煮 茶点 吃

起来之后煮茶吃早餐。

除了 MH 和 LH, 早先被认为是字调升调 R 的声调实际上还包含另一个调位——低中升调 (LM)。词中的低中升调目前只发现存在于程度副词 jæ¹ “很”上, 如 jæ¹ tsa¹ “很高兴”。该词的调值与音节合音产生的低中升调相同。如: bu¹ du¹ me¹ → bu¹ me¹ “一只猪”, ji¹ du¹ ho¹ → ji¹ ho¹ “一条河”。不过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程度副词 jæ¹ 中的“低升调”来自音节合音。以往对该词声调的记录中, 邻近方言的调值被记为“低升调(13)”, 如大研镇纳西话/dzæ¹/ “很”(方国瑜、和志武 1995:436; 和即仁、姜竹仪 1985:76)。孙堂茂(孙堂茂 2012:194) 词典则同时收录了 [dzja²¹] (大研镇) 或 [jja²¹] (龙泉), 以及 [dzja¹³] (大研镇) 或 [jja¹³], 并指出 13 调和 21 调是同义词。米可 (Michaud 2006:84) 也记录了两类/gja¹/和/gja¹/^① (大研镇), 认为/gja¹/是/gja¹/的一个变体, 由/gja¹/添加一个表程度的语调高平调 (H) 的来的。作者重新调查发现大研镇坝区附近方言中程度副词“很”的发音实际上为 LM (13), 但有些发音人自己却觉得声调属于 31/11 调 (尽管调型与 24 调更接近), 发音人的语感实际上具有主观性, 在这一点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学者记为 31, 有的学者记为 13。由此可见, 《简志》中的“低降调 (∨)”与本文的低平调 (∩) 是同一个调, 记为 jæ¹ 是不精确的, 例如可以说 jæ¹ li¹ “很漂亮”但不能说 *jæ¹ li¹。合音调过程中还可能伴随着元音的弱化。例如表 14 中的 bɿ¹lu¹ “再见”来源于 bu¹ bɿ¹ lu¹ “去吧!” (bu¹ “去. 将行体”、bɿ¹ “状语标记”、lu¹ “命令式”)。bu¹ 和 bɿ¹ 首先合音为 bu¹, 最后合音调词汇化的同时元音 [u] 弱化为 [ɿ]。

虽然调值相同, 除副词 jæ¹ 中的低中升调外, 其它位置的低中升调都与音节合音有关, 且 LM 不参与 MH 和 LH 的词汇化过程, 某些结构中低中升调存在独立的词汇化过程。如在“形容词+定语标记 gɿ¹ ‘的’”结构中形容词与定语标记 gɿ¹ 总是以合音的形式出现, 并且出现频率很高, 如 bu¹ gɿ¹ → bu¹ “多的”, 两个语素在语义和语音上都逐渐固定, 在语义上也看不出是两个语素, 可被认为出现词汇化。

除以上升调类的词汇化外, 合音降调也存在一些词汇化的实例。例如: 介词 ŋgu¹ “后”与 mæ¹ “末尾”合音为高低降调 mæ¹∨。

(17) a. ŋa¹ kə¹ bu¹ se¹ nu¹ mæ¹∨ lu¹ la¹.

我 前 去 了 你 后面 来 语气词
我先走了, 你后面来吧!

b. ŋa¹ kə¹ bu¹ se¹ nu¹ mæ¹ ŋgu¹ lu¹ la¹.

我 前 去 了 你 后面 之后 来 语气词
我先走了, 你后面来吧!

zy¹zy¹ “小孩”合音为 zy¹∨, 这个词并不是临时弱化为单音节的 [zy:∨] “小孩”, 若强制发

^① 声调符号进行了转写, 元辅音与原文同。

音为[zv]则没有意义,说明高低降调区别词义。类似的合音词还包括: cæ:læ:l合音为 cæ:l “酸菜”、jæ:læ:l合音为 jæ:l “油(液体食用油)”、ja:lko:l合音为 ja:l “家里”、ni:lji:l合音为 ni:l “像,相同”、ə:lɿ:l gu:lbe:l合音为 ə:lɿ:l be:l “真正地”、na:lka:lɿ:l合音为 na:lɿ:l “生怕……”等词中合音出现中低降调(ML)。说明音节合音产生的降调也同样出现词汇化现象。

由于共时上出现高调词尾变长,中平调又允许变为中高升调(1),因此,这类变调与高平调音节与其它声调音节合音时的音变规律相似。可进一步推测历史上一个高平调音节(语素)弱化为了音长和高平调并与名词词尾合音。在共时上,*LH已经词汇化为了R,不允许LH,而*MH虽然也与R无异,但还允许合音形式(MH),音长在高平调音节上得以保留。

3.2. 字调升调的历史来源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从共时上音节合音产生变调以及合音调词汇化产生字调来看,可以推测固有词中的部分字调升调来自音节弱化与合音,并且被弱化的音节应为高调音节。带字调升调代指家庭的代词 ηa:l “我家的”、na:l “你家的”和 tʰa:l “他家的”最明显的语音特征是元音都为/a/,声调都为升调。有学者认为这三个代词分别来源于人称代词 ηɿ:l “我”、nɿ:l “你”、tʰu:l “他”(盖兴之 姜竹仪 1990:65),但并未论证人称代词与家庭代词之间具体的演变关系,亦未讨论升调的问题。由于高平调音节与非高调音节合音产生升调,米可(Michaud 2006)推测集体代词中的升调可能与早期高平调领属格与代词的合音有关。在纳语组语言玛丽玛萨话中就发现了高调的领属格 gɿ:l。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既然曾经存在一个高平调领属格,那为什么纳西语中高调领属格弱化消失后还存在一个中平调的领属格 gɿ:l “的”,而高平调形式的领属格却没有独立的词形式?另外,为什么高平调领属格消失后只在集体代词中留下合音痕迹?值得注意的是,纳西语转指变调中的字调升调同样具有领属语义。在周边邻近的鹤庆白语康福话中变调(35)也同样表示领属语义(赵金灿 2010:36)。在一些描写非洲声调语言的文献中同样记录了使用变调编码的领属关系,如Babete (Hyman & Tadadjeu 1976)、米斯特克语(Peñoles Mixtec, Daly & Hyman 2007)、Twi (Hyman & Shuh 1974:92)、Igbo (hyman 2011b)等等。升调表领属义是否有一定的共性,值得进一步讨论。

除了代指家庭的集体代词外,纳西语名词复数或复数领有时变为升调或音长变化似乎同样与音节弱化合音有关,但目前还无法从方言比较中看出被弱化的具体音节。表复数或复数领有的音变规律为:低平或中平调末尾音节变为字调升调,高平调末尾音节为长音,字调升调不变调(表18)。例如 ni:lɿ:lme:l “妇女”词尾中平变升调为 ni:lɿ:lme:l “妇女们”; zɿ:lzɿ:l “小孩”中中平调词尾变为升调为 zɿ:lzɿ:l “孩子们”。高平调词尾音长不变则不符合语感,如可以说 lu:lɿ:l ko:l “傈僳族家里”(ko:l “家里”),但不说*lu:lɿ:l ko:l。字调升调词尾不变调,如 il:tsʰɿ:l ko:l “彝族家里”。

表 18 变调表复数或复数领有

普通名词	汉语	集体领有形式		汉语
ni:lɿ:lme:l	妇女	ni:lɿ:lme:l	ni:lɿ:lme:l	妇女们
zo:lɿ:l	男人	zo:lɿ:l	zo:lɿ:l	男人们

suɿndzɿɿ	老师	suɿndzɿɿ	suɿndzɿɿ	老师们
ɕweɿseɿ	学生	ɕweɿseɿ	ɕweɿseɿ	学生们
zyɿzyɿ	小孩	zyɿzyɿ	*zyɿzyɿ	孩子们
luɿtsɿɿ	傈僳族	luɿtsɿ:ɿ	luɿtsɿ:ɿ	傈僳族
leɿbɕɿ	白族	leɿbɕɿ	leɿbɕɿ	白族
gɕɿdzɿɿ	藏族	gɕɿdzɿɿ	gɕɿdzɿɿ	藏族
iɿtsɿɿ	彝族	iɿtsɿɿ	iɿtsɿɿ	彝族
sæɿtweɿ	三队(村)	sæɿtweɿ	sæɿtwe:ɿ	三队村人
fɕɿkɿoɿ	福阔(村)	fɕɿkɿoɿ	fɕɿkɿo:ɿ	福阔村人
pɿjɿɿtuɿ	片丁(村)	pɿjɿɿtuɿ	pɿjɿɿtuɿ	片丁村人
ŋɕɿɿbeɿ	丽江	ŋɕɿɿbeɿ	ŋɕɿɿbeɿ	丽江人
uɿtɿoɿ	恩托(村)	uɿtɿoɿ	*uɿtɿoɿ	恩托村人
tɕɿɿɿloɿ	汁罗(村)	tɕɿɿɿloɿ	*tɕɿɿɿloɿ	汁罗村人

表转指时如果刻意发音变调和字调升调有细微差异。如: $\eta\text{gu}\text{ɿbe}\text{ɿ}$ 中的 $\text{be}\text{ɿ}$ 和 $\text{be}\text{ɿp}\text{ɕ}\text{ɿ}$ 中的 $\text{be}\text{ɿ}$ 并不完全相同, 不过母语人发音为 $\eta\text{gu}\text{ɿbe}\text{ɿ}$ 或 $\eta\text{gu}\text{ɿbe}\text{ɿ}$ 皆可。同样地, $\text{p}\text{ɿj}\text{ɿ}\text{ɿtu}\text{ɿ}$ “片丁” 变调后 $\text{p}\text{ɿj}\text{ɿ}\text{ɿtu}\text{ɿ}$ 或 $\text{p}\text{ɿj}\text{ɿ}\text{ɿtu}\text{ɿ}$ 都是允许的, 皆表示“片丁村人(的)”。

音节弱化在现代纳西语中较为普遍, 但音节弱化和合音现象似乎不是一个很早期的现象。在前人描写和研究中并没有提到如此复杂的变调, 纳西语声调系统中也未留下大量合音的痕迹, 如不出现同类型的升调和降调。当然, 这并不排除前期调查者受方法局限而掩盖了变调的本质。例如对于合音产生的升调, 母语人也往往只习惯使用统一的声调符号 (f), 当告诉他们变调具有差异时才意识到变调的存在。此外, 年轻人的口语中虚词倾向于使用零声母的 $\text{aq} [\text{ʔa}]$, 纳西母语学生写作时也出现 eq 、 aq 代替助词 teiq 的情况, 说明音节弱化现象是近期才开始出现的。类似虚词弱化为零声母的现象也见于前人的描写 (傅懋勳 2012:314)。

当然, 并不是所有纳西语的升调都与音节合音有关, 典型的例子是形容词重叠式中的升调,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两个形容词之间可能存在过高调音节, 重叠式变调反而可能与语调有关。同样地, 句末语气词中的字调升调也可能是受到了语调的影响, 与音节合音无关, 如汉语语气词 (Ding 2012:20)。最后, 像 $\text{bu}\text{ɿna}\text{ɿ}$ “黑猪”、 $\text{bu}\text{ɿp}\text{ɿ}\text{ɿ}$ “白猪” 这样的词也很难看出是否确实与音节弱化有关。

目前来看, 可以肯定入声借词来自汉语方言, 但汉语入声借词的来源路径仍将是谜。很难假设汉语入声调调值 (升调) 受纳西语声调影响产生, 因为纳西语固有词声调系统并不具有系统性; 从文献资料来看, 纳西语周边汉语方言中整齐保留入声调且调值为升调的极少; 借词升调产生的年代并不久远, 因为白语中只有近代汉语借词才出现 35 调。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纳西语中的汉语入声借词来自白语。白语方言中存在 35 调, 但 35 调和入声借词之间的对应并没有像纳西语中那样整齐。近现代汉语入声字借入白语后都读 35 调, 早期借入的入声字读为 44 或 42 调 (徐琳、赵衍荪 1984:6-7)。鹤庆金墩康福白语 (李义祝 2012:51-

52)、下关赵庄白语(赵燕珍 2009)、洱源白语凤羽话(李娟 2013:37-38)中也存在 35 调。云龙县曹洞白语为 24 调,与白语方言中的 35 调对应(李贤王 2013:11)。在昆明西山白语中与大理方言 35 调对应的声调为 12 调,在汉语借词中也少见(王锋 2001:71)。

五 讨论

4.1. 合音调词汇化的语音和句法基础

纳西语合音调的词汇化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词汇化的合音调调型与字调升调相似度高。首先,低中升调(LM)未见有词汇化的现象;其次,纳西语中虽然存在降调合音调,但降调未见大量字调降调的出现,少量降调属于词汇化但仍然保留了合音调形式。动词重叠式中词首字调升调变为中平调(表 3),可认为经历了斜调简化(contour simplification)的过程,间接说明音系上 R 调与中高升调(MH)很接近,是升调类间合流的基础。

表 19 字调升调词重叠式的变调规律

基式	汉语入声借词	重叠式	汉语	变调规律
p ^h ɿʌ	拍(~摄)	→ p ^h ɿʌp ^h ɿʌ	拍拍(电视)	R.R → M.R
maʌ	抹(~桌子)	→ maʌmaʌ	抹抹(桌子)	R.R → M.R
tsuʌ	触(~电)	→ tsuʌtsuʌ	电电(鱼)	R.R → M.R
luʌ	录(~音)	→ luʌluʌ	录录(音)	R.R → M.R

字调升调对合音调的影响。纳西语中由于字调升调分布的限制,四个字调对立不对称(表 20)。

表 20 字调升调和平调的不对称对立

声调	四声调对立	三声调对立
H	taʌ “打”	kuʌʌ “吼”
M	taʌ “收购”	kuʌʌ “个”
L	taʌ “群”	kuʌʌ “称”
R	taʌ “沓(汉借)”	**

田野调查中发现,高、中、低、升四个声调对立完整的音节上发音人更容易混淆 MH 和 LH 的对立,字调升调(R)对合音升调(LH, MH)具有明显的影响。具有最小对立的词组中发音人更容易把合音调(LH、MH)读为字调升调。如发音人(M3)在负载句中发 taʌ “个(玉米棒)”、taʌ “担(水)”、taʌ “堆(柴)”、taʌ “沓(汉借)”时,taʌ 容易发为 taʌ,而读另一组 p^hɿʌ “播(种)”、p^hɿʌ “雄性”、p^hɿʌ “破(门)”时变调较为清晰,字调升调和合音调不出现明显的混淆。将录音给发音人重新播放时,有时不能分辨 taʌ 和 taʌ 中 MH 和 LH 两个升调。

句法结构的限制使变调的语音和语义环境出现互补,宿主变调后缺乏严格的最小对立环境,很难出现完全的“三升三降”对立。如自然话语中三个升调(LM, MH, LH)的完全对

立几乎不出现，严格对立只出现在人为设计的句子中（例 18）。

- (18) a. duɿ taɿ jɿɿ seɿ. 只有一担饮用水了。 taɿ taɿ → taɿ
 一 个-仅仅 有 了
- b. duɿ taɿ jɿɿ seɿ. 只有一堆柴火了。 taɿ taɿ → taɿ
 一 个-仅仅 有 了
- c. duɿ taɿ jɿɿ seɿ. 一堆柴火呢（我）有了。 taɿ jeɿ → taɿ
 一 个-呢 有 了

在自然话语中，句法结构和语音结构更多时候互补，变调间缺少最小对立。以数量结构为例，名词一般与量词共现，这导致变调之间的最小对立消失（例 19）。例如量词 taɿ “个（玉米棒）”、taɿ “担（水）”、taɿ “堆（柴火）”、taɿ “沓（钱）”在负载句中四个声调 H、M、L、R 构成严格对立，副词 taɿ “仅仅”弱化为高平调后，量词分别变为 ta:ɿ “个（玉米棒）：仅仅”、taɿ “担（水）：仅仅”、taɿ “堆（柴火）：仅仅”、taɿ “沓（钱）：仅仅”。在句首不出现量词对应名词“玉米”、“饮用水”、“柴火”、“钱”时，除高平调外剩下的三个升调出现严格的对立/MH : LH : RH/。

- (19) a. (kʰæɿdzeɿ) duɿ ta:ɿ jɿɿ seɿ. 只有一个玉米棒了。
 玉米 一 个-仅仅 有 了
- b. (tʰuɿɿjiɿ) duɿ taɿ jɿɿ seɿ. 只有一担饮用水了。
 饮用水 一 个-仅仅 有 了
- c. (kʰuɿɿsqɿ) duɿ taɿ jɿɿ seɿ. 只有一堆柴火了。
 柴火 一 个-仅仅 有 了
- d. (ciɿɿɿɿ) duɿ taɿ jɿɿ seɿ. 只有一沓钱了。
 钱 一 个-仅仅 有 了

同样，在话题标记/-lseɿ/之前的低调和中调音节在自然话语中往往很难再区分，二者已经词汇化为了字调升调。又如类似 kaɿ bɿɿ luɿ “舀回来！”和 kaɿ bɿɿ luɿ “驯（牛）完来！”这样严格调位对立的句子中，状语标记 bɿɿ 弱化后分别为 kaɿ luɿ 和 kaɿ luɿ，但在长句中发音人容易将 ka ɿ 和 ka ɿ 与字调 ka ɿ 混淆。在纳西文（拼音方案）中合音升调都写作“f”（LM, LH, MH），如标准语中 yuq bul luɿ(jɿɿ) “拿”，puɿ “状语标记”，luɿ “来（命令）”→ yuf luɿ “拿来！”其中一个重要基础是虽然升调之前的语音差别很大，但是由于句法与语音的互补，文字使用者并未感受到不同升调之间的差异。在有些情况下，母语人在使用纳西文时直接不写变调，但他们在朗读文字时知道何处需要变调，例如 ŋɿɿ seɿ naɿciɿ waɿ “我呢是纳西族”这句话中，ŋɿɿ (ngeq) 即使文字中不写为 ŋɿɿ (ngef)，母语人都自动变读为升调 ŋɿɿ。如果进一步告诉母语人实际上有不同的升调类时，他们又都能区分不同的升调。

能产性低的句法结构中宿主更容易出现合音调词汇化，能产性高的结构中则未出现词汇化。语法宿主的限制导致弱化后音长和声调的宿主减少，能产性低的合音调率先词汇化为字调升调。表程度加深，以及体、格、状语标记、话题标记等与语法宿主合音形式是能产性较高的声调形态，所以因合音而出现的动词变调多为临时性的合音变调，并不是字调。

4.2. 纳西语声调系统描写的相关的基本问题

随着近几年来纳西语描写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早先广泛被用来描写纳西语声调的符号和系统被认为是值得商榷的。《纳西语简志》是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纳西语声调描写的范本。《简志》以及其他纳西语声调描写和研究的著作中,纳西语的四个声调分别标为 55、33、31、13。表面上可以很好的分析字调和变调,但实际上,低调在音系层次是 1 而不是 31。《简志》的作者和即仁先生也坦言,纳西语的声调被描写 13 和 31 是为了让声调系统“对称”(Michaud 2013)。另外,《简志》在分析音节合音时并未严格的区分变调。因此当出现复杂的变调时,原有的声调符号不够用,还出现冲突。例如把 $jæ\uparrow\downarrow$ “油”的合音形式写作 $jæ\downarrow$,实际上《简志》中的中低降调“V”是低调“J”,《简志》要表达 $jæ\uparrow$ 和 \downarrow 的合音形式为 $jæ\downarrow$ 。问题在于 /M+L/跟/L/不同,由于已经用 31 (M+L) 描写低调,所以,没有合适的工具来记录真正的 /M+L/。因此,将纳西语的声调记为高、中、低符合语言实际,更切合纳西语声调的实际。有的学者描写大研纳西语有时也使用五度制将“低升调”标为 11,但这种标调并不是因为作者认为纳西语的“低降调”属于平调,而是为了“方便书写”(杨焕典 2004: 7)。

表 21 纳西语方言间的调值描写差异

纳西语方言点	调值描写			
大研镇(和即仁 姜竹仪 1985; 和志武 1987)	31	13/24	33	55
波湾(和继全 2012)	21	-	33	55
俄亚(曾小鹏 2011)	21	24	33	55
次恩丁(米可 徐继荣 2012)	11	-	33	55
片丁(Michaud & He 2015; 和丽昆 刘岩 2021)	11	35/24	33	55

需要注意的是,平调分析并不一定适用于纳西语方言中所有的字调。例如西部方言中平调之间的变调都可以用平调分析和描写,但字调升调(R)则无法用平调分析和解释。听感上,R并不是LM、MH或LH;音系上,R也从不出现延展、位置限制(和丽昆 刘岩 2021)。米可(Michaud 2013)在分析升调时主要根据个人听感将大研镇话声调的字调升调分析 LH,这样看完美地符合平调的分析,但他同时也指出对纳西语升调的分析并没有音系上的证据。然而,将R分析为MH或LH能使声调分析更为系统,可将其分析为高、中、低构成的三平调系统。由于R在听感和音系上(见2.2)更接近MH,所以可分析为MH(表22)。

表 22 纳西语的四个字调

声调描写	高调	中调	低调	升调
字母标调	H	M	L	MH
近似调值例词	$t^h\alpha^{55}$	$t^h\alpha^{33}$	$t^h\alpha^{11}$	$t^h\alpha^{35}$
调号标调例词	$t^h\alpha\uparrow$	$t^h\alpha\downarrow$	$t^h\alpha\downarrow$	$t^h\alpha\uparrow$
汉语词义	可以	拓	坛子	他家(的)

如果将纳西语看做三平调系统,合音变调可重新分析(表23)。当高、中、低调后音节弱化为音长和声调后与中高升调前音节合音,中高升调与高调音节合音时声调不变调,中高

升调与中调音节合音时变为中高升中降调, 中高声调(1)与低调合音时变为中高升低降调。字调中高升调与合音调中高升调在自然话语中词汇化为字调升调, 很难说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此音节合音时可看做不变调, 音长变长。中、低调中与中高升调合音时可以看做三个平调的合音。这样的分析相对来说会更具有系统性。不过, 仍然要看到合音调 MH 和字调 MH 在语音上是存在差异的。

表 23 三平调系统中纳西语音节合音调的类型

后音节声调 \ 前音节声调	高 (1)	中 (4)	低 (J)
高(1)	V:1 (1+1)	V:1 (1+4)	V:1 (1+J)
中(4)	V:4 (4+1)	V:4 (4+4)	V:4 (4+J)
低(J)	V:J (J+1)	V:J (J+4)	V:J (J+J)
中高升(1)	V:1 (1+1)	V:1 (1+4)	V:1 (1+J)

4.3. 纳西语升调描写研究与声调类型学的意义

鉴于存在两种典型的声调类型, 声调类型学家试图将声调类型二分, 如“音高声调 (register tone)”和“曲线声调 (contour tone)” (Pike 1948)、A 型和 B 型 (Ratliff 1992)、A 型 (lethargic) 和 B 型 (restless) (Hyman 2016)、“非洲型”和“汉语型” (Evans 2008)。Evans (2008) 和 Hyman (2010) 通过更为具体的音系特征区别两种声调类型, 如平调和曲折调数量、声调分布特征、浮游调、延展、强制非恒值原则 (OCP)、降阶 (downstep)、形态声调极性 (morphological tonal polarity)、曲折调位置限制 (contour location restriction)、无声调音节 (toneless syllable pitch) 等。以上分类主要以一维的声调 (音高) 功能在词汇和语法上的权重作为主要分类依据, 实际上东亚声调语言音节中存在发声态 (朱晓农 2011), 例如在汉语、越南语、苗瑶语、壮语等。汉藏语中关于声调的讨论又见于 (瞿霭堂 1993; 瞿霭堂 劲松 1992:68-69)。米可 (Michaud 2017:419-423) 将两种声调大类型划分为平调型 (level tone) 和复杂型 (complex tone 或 phonetically complex tone) 两类平调型以非洲、美洲声调语言为典型, 如 Barasana (Gomez-Imbert 2001)、Wānsöhöt (Girón Higueta & Wetzels 2007)、Athabaskan (Hargus & Rice 2005)、Iquito (Zaparoan & Michael 2010), 以及新几内亚的 skou (Donohue 2003) 等, 复杂型以亚洲的汉藏语为典型, 如汉语方言、越南语、壮语等。

以上二分法的类型分类虽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研究典型的几种声调类型, 但却掩盖了声调更为复杂的事实。由于声调的复杂性, 尽管类型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世界上声调语言有两种大类型, 然而通过具体标准做到声调类型的绝对二分是难以做到的, 有些语言中两种声调类型的特征存在交叠, 将一种语言的声调贴上“类型”标签时排斥其它“类型”, 也容易让人误以为存在特别的分类 (Hyman 2018)。纳西语方言中, 西部方言丽江坝区方言是非典型的平调系统, 如大研镇话、冷不罗话、片丁话等。而在东部方言则是典型的平调型语言, 如永宁摩梭话 (三平调)、拉塔地话 (两平调), 音系特征完美的符合典型平调语言的特征。

较之于汉语、壮侗语等语言,纳西语西部方言,如大研镇纳西话更接近平调型语言。基于此,在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统,像越南语、汉语、壮语这样声调相对稳定又伴随着发声态的复杂调型语言是一极,像永宁摩梭话、班图语等这样声调形态复杂的典型平调语言是另一极。在两个极端之间又有像片丁纳西话那样兼有两种类型主要特点的混合型。声调语言中,音系特征存在从简单到复杂的连续体,纳西语片丁话就提供了一种典型。在声调描写的过程为了描写的需要可以使用平调去分析和解释复杂的变调,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并非所升调或降调都能完美地分析为平调的派生调。从系统描写纳西语声调系统来看,声调描写应该避免削足适履套用现成的理论框架,将声调系统放入某个具体的类型中贴上标签,而应该使用属性驱动的音系类型学方法(property-driven phonological typology, Hyman 2018)描写语言事实中存在的具体的声调音系属性。

六 结论

纳西语声调来历是相当复杂的历史研究问题,目前未得到满意的分析(Jacques & Michaud 2011; 李子鹤 2021; Bradley 1975),但明确的一点是纳西语四个字调中字调升调是后来发展的。从片丁纳西话的升调类型和分布的来看,纳西语升调包含字调升调和合音升调两类,字调升调是后来出现的,其中合音调词汇化是固有词中字调升调的重要来源之一。合音调词汇化受语音和句法结构的制约。纳西语中拟声词、儿语词中的声调应是字调升调较为成熟后出现的。字调升调来源具有多样性。此外,研究过程中还发现除四个基本字调外,纳西语中存在一些合音调词汇化产生的边缘化调位,如低中升调(LM)、高低降调(HL)。纳西语升调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米可(2006)以及和丽昆、刘岩(2021)的研究。当然,纳西语字调升调的来源仍然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借词的升调和合音调的先后顺序,不同汉语借词的来源和历史层次。目前所知的纳西语(纳语组)方言声调数量差别不大,但音系复杂程度不一,各家的描写方法和结论也还没有统一的认识(Michaud 2017; 李霖灿等 2001; 米可 2009; 李子鹤 2013; 曾小鹏 2011; 姜竹仪 2015; 傅懋勳 2012; 和继全 2015; 和丽昆 2018)。通过对更多纳语组语言(纳西语方言)进行类似的本体调查分析能积累更多有关声调知识,有助于将来进一步了解纳西语声调系统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形成和发展路径。类型学的目标应该是“哪里有什么?为什么?(What's where why? Hyman & Plank 2018:18)要建设新一代的声调分析理论和方法,要建立更完整的声调类型学(typology of tone),需要国内学者充分开发国内的语言。丰富的汉语方言,再加上相当接近的苗族、瑶族、傣族语言的声调,再加上境内的平调系统(如:普米语、纳木依语、纳西语/摩梭话等等),以及丰富多样的羌语方言与嘉绒语组语言(有的有声调、有的无声调、有的有重音),能建立很深入的类型学模式。需要对不同方言有深入的基础描写,才能建立好的类型学。最后,加强与不同地域(非洲、美洲)声调研究专家的合作也将覆盖更多声调类型学理论研究的盲区。

参考文献

- 布林顿劳雷尔·J., 特劳戈特伊丽莎白·布洛斯, 2016. 词汇化与语言演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曾小鹏, 2011. 俄亚托地村纳西语言文字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 方国瑜, 和志武, 1995. 纳西象形文字谱[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傅懋勳, 2012. 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盖兴之, 姜竹仪, 1990. 纳西语在藏缅语中的地位[J]. 民族语文, 1: 63-73.
- 和即仁, 姜竹仪, 1985. 纳西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和继全, 2015. 白地波湾村纳西东巴文调查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和丽昆, 2018. 纳西语片丁话浮游调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 和丽昆, 刘岩, 2021. 纳西语音节弱化与合音——单音节到超音段的演变路径[J]. 语言暨语言学, 22(3): 410-439.
- 和志武, 1987. 纳西语基础语法[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 姜竹仪, 2015. 纳西语方言研究[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 李镜儿, 2006. 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 李娟, 2013. 白语凤羽话语音研究[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 李霖灿, 张琨, 和才, 2001.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M]. 云南民族出版社.
- 李贤王, 2013. 曹洞白语研究[D].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 李义祝, 2012. 云南鹤庆汉语方言和白语的语言接触研究[D]. 暨南大学.
- 李子鹤, 2013. 玛丽玛萨话概况[J]. 汉藏语学报, 7: 91-117.
- 李子鹤, 2021. 原始纳西语和纳西语历史地位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林幼菁, 胡琛莹, 2016. 小金嘉戎语的缺性声调系统[J]. 语言学论丛(2): 29-52.
- 米可, 2009. 木里水田话声调系统研究[J]. 民族语文, 6: 28-33.
- 瞿霭堂, 1993. 论汉藏语言的声调[J]. 民族语文(6): 10-16.
- 瞿霭堂, 劲松, 1992. 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兼论汉藏语言声调的性质和特点[J]. 中国人名大学学报(5): 67-74.
- 孙堂茂, 2012. 纳西汉英词典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 王锋, 2001. 西山白语概况[J]. 民族语文(5): 70-80.
- 徐琳, 赵衍荪, 1984. 白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杨焕典, 1984. 纳西语形容词的重叠式[J]. 语言研究(4): 223-226.
- 杨焕典, 2004. 纳西语研究[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 赵金灿, 2010. 云南鹤庆白语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 赵燕珍, 2009. 赵庄白语参考语法[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 朱晓农, 2004. 亲密与高调——对小称调、女国音、美眉等语言现象的生物学解释[J]. 当代语言学, 6(3): 193-222.
- BODOMO A, 2006. The structure of the ideophone in African and Asian languages: The case of Dagaare and

- Cantonese[M]/MUGANE J, HUTCHISON J P, WORMAN D A. 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35th annu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linguistics.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203-213.
- BRADLEY D, 1975. Nahsi and Proto-Burmese-Lolo[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1): 93-150.
- CHIRKOVA K, MICHAUD A, 2009. Approaching the prosodic system of Shixing[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3): 539-568.
- CLEMENTS N, MICHAUD A, PATIN C, 2011. Do we need tone features?[M]/HUME E, GOLDSMITH J, WETZELS W L. *Tones and Feature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3-24.
- DALY J P, HYMAN L M, 2007.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one in Peñoles Mixtec[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73(Volume 73, Number 2): 165-207.
- DAUDEY H, 2014. *A grammar of Wadu Pumi*[D]. Victoria: LaTrobe University.
- DING P S, 2001. The pitch accent system of Niuwozi Prinmi[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2): 57-83.
- DING P S, 2012. Utterance-final particles with grammaticalized intonation in Cantonese[C].
- DINGEMANSE M, 2018. Redrawing the margins of language: lessons from research on ideophones[J]. *Glossa*, 3(1): 4.1-30.
- DOBBS R, LA M, 2016. The two-level tonal system of Lataddi Narua[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9(1): 67-104.
- DONOHUE M, 2003. The tonal system of Skou, New Guinea[M]/KAJI S.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tonal phenomena: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phonetics of tone"*.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329-364.
- EVANS J, 2008. 'African' tone in the Sinosphere[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3): 463-490.
- GIRÓN HIGUITA J M, WETZELS W L, 2007. Tone in Wänsöhöt (Puinave)[M]/WETZELS W L.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Endangered Languages: Linguistic and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the Andean-Amazonian Border Area*. Leiden: Pub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School of Asian, African and Amerindian Studies (CNWS): 129-156.
- GOMEZ-IMBERT E, 2001. More on the Tone versus Pitch Accent Typology: Evidence from Barasana and Other Eastern Tukanoan Languages[M]/KAJI S.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tonal phenomena: Tonogenesis, Japanese Accentology, and Other Topics"*.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369-412.
- HARGUS S, RICE K, 2005. *Athabaskan Prosody*[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YMAN L M, 2010. Kuki-Thaadow: an African tone system in Southeast Asia[M]/FLORICIC, FRANCK. *Essais de typologie et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Mélanges offerts à Denis Creissels*. Lyon: ENS Editions: 31-51.
- HYMAN L M, 2011a. Do tones have features?[M]/HUME E, GOLDSMITH J, WETZELS W L. *Tones and*

- Feature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50-80.
- HYMAN L M, 2011b. Tone: Is it different?[M]//GOLDSMITH J, RIGGLE J, YU A C L. 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197-239.
- HYMAN L M, 2016. Lexical vs. grammatical tone: Sorting out the differences[R/OL]. New York: 24-27. <http://dx.doi.org/10.21437/TAL.2016-2>.
- HYMAN L M, 2018. What is phonological typology?[M]//HYMAN L M, PLANK F. Phonological typology.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HYMAN L M, SCHUHR G, 1974. Universals of tone rules: Evidence from West Africa[J]. *Linguistic Inquiry*, 5: 81-115.
- HYMAN L M, TADADJEU M, 1976. Floating tones in Mbam-Nkam[M]//HYMAN L M. *Studies in Bantu Tonology*. Los Angeles: 57-111.
- HYMAN L M, VANBIK K, 2002. Tone and stem2 formation in Hakha Lai[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5: 113-121.
- HYMAN L M, VANBIK K, 2004. Directional rule application and output problems in Hakha Lai tone[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Issue: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5: 821-861.
- JACQUES G, 2011. Tonal alternations in the Pumi verbal system[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2): 359-392.
- JACQUES G, 2013. Ideophones in Japhug (Rgyalrong)[J].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55(3): 256-287.
- JACQUES G, MICHAUD A, 2011. Approaching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hree highly eroded Sino-Tibetan languages: Naxi, Na and Laze[J]. *Diachronica*, 28(4): 468-498.
- LAI Y, 2017. *Grammaire du khroskyabs de Wobzi*[D/OL]. Paris: 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Paris 3. <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tel-01571916v2>.
- MATISOFF J A, 1997. Dayang Pumi phonology and adumbrations of comparative Qiangic[J]. *Mon-Khmer Studies*, 27: 171-213.
- MICHAEL L, 2010. The interaction of tone and stress in the prosodic system of Iquito (Zaparoan)[J]. *UC Berkeley Phonology Lab Annual Report*: 57-79.
- MICHAUD A, 2006. Tonal reassociation and rising tonal contours in Naxi[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9(1): 61-94.
- MICHAUD A, 2013a. Studying level-tone systems in Asia: the case of the Naish languages[C/OL]//*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onetics of the Languages in China (ICPLC-2013)*. Hong Kong: 1-6. <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868019>.
- MICHAUD A, 2013b. Studying level-tone systems in Asia: the case of the Naish languages[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onetics of the Languages in China (ICPLC-2013)*. Hong Kong: 1-6.
- MICHAUD A, 2017. *Tone in Yongning Na: lexical tones and morphotonology*[M/OL].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http://langsci-press.org/catalog/book/109>.

- MICHAUD A, HE L, 2015. Phonemic and tonal analysis of the Pianding dialect of Naxi (Dadong County, Lijiang Municipality)[J/OL].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44(1): 1-35 plus online Appendices. DOI:10.1163/19606028-00441p01.
- MICHAUD A, HE XUEGUANG, 2007. Reassociated tones and coalescent syllables in Naxi (Tibeto-Burman)[J].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37(3): 237-255.
- MICHAUD A, VAISSIÈRE J, 2007. The phonetic evolution of reduplicated expressions: reduplication, lexical tones and prosody in Na (Naxi)[C]//TROUVAIN J, BARRY W. 1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Saarbrücken: 801-804.
- MICHAUD A, VAISSIÈRE J, 2015. Tone and intonation: introductory notes an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J]. *KALIPHO - Kieler Arbeiten zur Linguistik und Phonetik*, 3: 43-80.
- PIKE K L, 1948. *Tone Languages. A Technique for Determining the Number and Type of Pitch Contrasts in a Language, with Studies in Tonemic Substitution and Fusion*[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RATLIFF M, 1992. *Meaningful tone: A study of tonal morphology in compounds, form classes, and expressive phrases in White Hmong*[M]. De Kalb, Illinoi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UN J T S, 2003. Variegated tonal developments in Tibetan[M]//BRADLEY D, LAPOLLA R, MICHAILOVSKY B, et al..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35-51.
- SUN J T S, 2018.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honology of Va, a Wa-Lawa language of Yunnan[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41(2): 133-174.
- WATSON R L, 2001. A comparison of some Southeast Asian ideophones with some African ideophones[M]//VOELTZ F K E, KILIAN-HATZ C. *Ideophones: vol 4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85-405.
- YANG C, 2017. *Introducing Limi: a rising tone is born*[M]//DING P S, PELKEY J. *Socio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Southeast Asia: new horizons for Tibeto-Burman studies in honor of David Bradley*. Leiden: Brill: 75-87.
- ZHU X, 2012. Multi registers and four levels: A new tonal model[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0(1): 1-18.

Rising tones in Naxi: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diachronica origin and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HE Likun Michaud Alexis

Abstract: In-depth analysis of lexical tone, syllabic coalescence and morphotonology brings out two classes within phenomena categorized as “rising tone” in Naxi. On the one hand, there exists a single rising tone lexically attached to the syllable, which appears mostly on Chinese loanword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exist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nonlexical rising contours resulting from syllable reduction and grammatical processes. The situation is further complexified by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nonlexical contours gradually progress towards lexicalization – a process which we argue sheds indirect light on the diachronic origin of the lexical rising tone category.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rising contours of Naxi, shaped by multiple factors ranging from lexical tonology and coarticulation to syntax (through language contact and expressive coinages), allows for new insights into Tibeto-Burman tonal typology and into the dynamics of tonal systems.

Keywords: rising tone; tonal reassociation; grammatical tone; lexicalization; omnisyllabic tone; Naxi language

和丽昆: 中国, 云南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 helikun@hotmail.com

米可 (Michaud Alexis): 法国, 巴黎, 法国国家科学院口传语言与文化研究所 alexis.michaud@cnrs.fr